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四

日蝕上書

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

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續漢五行志六熹平二年日蝕注補引蔡邕上書

被收時上書自陳

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書後漢蔡邕傳注引邕集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

召問臣從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邕死罪臺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臣叔父衛尉質及邕豈敢屬郃申助私黨如臣父子誠有怨恨故中傷郃郃勢所當因臺問具陳臣恨狀所緣不能受臣爲翼蔽內無寸事而訪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文學所著列于御前姓名貌狀備乎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詔書褒諭責臣喻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遂譏切公卿內及寵近臣實區區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延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對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

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詔書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遣除內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反被陷破之禍今羣臣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以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防陛下于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以愚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埳以快言事厭副其言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不并坐則臣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臣邕死罪本集後漢蔡邕傳

不字衍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于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衆是以德著圖籍名垂于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于小媵中饋之敘昭于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戹孝殤幼沖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幷涼猾夏作寇振驚勃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蠶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休離不貢寵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釐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失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推十

人何有伐檀采茹不拔賊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故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懲長吏虛偽進退錮之十年追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尚闌諸國脩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忠私不圖于策猶不自專博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寐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于禁闥而德教被于萬國故自昏墊以迄康乂羅入千石以至數十叛虜降集賊寇遠迸胡狄去塞永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幾微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御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商陽有莘姬氏任姒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

篤纖圖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書鈔作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本集、後漢書皇后紀注引蔡邕集，又略見北堂書鈔九十四）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靈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

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富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敬承矣禮實宜之雖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質合神明蹇蹇之誠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顛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値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幾貪暴糾戢貫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

季文孫文
公叔文下
皆脱子字

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妾、財貨不益、糲食布衾、概謂之精麗、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于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衞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履以忤違、沾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帥、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于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以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衞之孫文公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

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鄀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鄀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斯不得稱子而已本集後漢朱穆傳注引袁山松書

答丞相可齋議

月日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

使于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㠯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㠯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恭㠯奉明祀文王所㠯懷福無有不宜臣邕臣敏愚憨死罪（本集又略見宋書禮志一）

厤數議（熹平四年）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南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續漢律厤志中注引蔡邕集參光晃詰 馮光陳晃御覽作馮先）

議郎蔡邕議㠯爲厤數精微去聖人遠得失更迭術數無常是㠯漢興承秦厤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厤

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㠯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厤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厤元也他元雖不明于圖讖各自一家之術皆當有效于當時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㠯非漢厤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㠯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㠯來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厤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㠯算追而求之取合于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異今術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讖無驗于今未必爲是有驗于今無文于讖未必爲非元命苞乾鑿度皆㠯爲開闢至獲麟二

百七十六萬歲、及命厤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厤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厤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厤以考靈曜爲本、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于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于圖書、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

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厤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于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厤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厤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厤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續漢律厤志中 宋書厤志一 御

覽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五

難夏育請伐鮮卑議 文選鮑照東武吟注引此題作上書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春足㠯埽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㠯他事論刑被原私留京師因尚書行賂道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㠯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㠯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議郎蔡邕㠯爲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㠯來匈奴常

爲邊患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僇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伐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兵出數十年府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率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焉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眾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出者莫察皆爲賊有漢民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一年之期專勝必克苟

晏才策未必過頞鮮卑種衆又不弱于西羌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于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殫見財民人流移于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彊者作寇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也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尚不能禁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外內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謹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

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前盡府帑之畜㠯慫輕事之人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敵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案前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㠯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㠯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袁宏紀作射乾沒㠯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㠯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凶年隨之誰弊有不可勝言者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㠯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㠯部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攻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著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本集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後漢鮮卑傳通典一百九十六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爲宗不毀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初孝宣尊崇孝武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欲出世宗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時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愼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刱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案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元帝于今朝九世、已七廟、言之則非所宗、親盡宜毀、八月酬報、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

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佀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采，臣邕云云。本集，袁宏後漢紀二十六，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袁山松書，蔡邕議，通典四十七

被州辟辭讓申屠蟠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于邕，邕齒則長，邕德則賢。後漢申屠蟠傳

與何進書薦邊讓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應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居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州用炎，雲消席捲，克厭眾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令

史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智襲成伐柯不遠之則鄙
齔夙孤不墜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閉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
知義尋端極緒授者不能荅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詩書易禮先
通三業以次大義略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劃纖入冥
口辯辭長而飾之以禮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竦焉莫之
能奪也使讓生于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
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之拘若復襲從此郡選舉
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足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
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
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悄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
和久在煎熬臠胾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

當親察之吏，呂嬌敏招延表貢行兆，列于王府，擠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刷其器量。夫若呂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齊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豈寢疾羸劣，拜寄不敢須通。本集、後漢蔡邕傳

徙朔方報楊復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段公路北戶錄

徙朔方報羊陟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呂西，惟青紫鹽也。同上

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書鈔四十

與梁伯張府君書

復惠良筆，下士所無。書鈔一百四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書鈔一百四十八文選應瑒百一詩注）

書（四首）

大官令執役斯碎非文雅所使也（書鈔五十五）

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箋疏可㠯當面（書鈔一百四初學記二十一文選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

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侍坐食則比豆（御覽四百三十二）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御覽八百二十五）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

㠯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㠯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于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㠯仁守位，㠯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此二語）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于白日，屬炎氣于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㠯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

味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士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离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已芽速速方轂天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

晷相催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躋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㠯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于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㠯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閥子瞽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㠯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㠯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于老成瞳矇不稽謀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無爲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

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鶩馳于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顚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愼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何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淸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

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
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于聖德宣太平于中區計合謀
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㠯俟命不
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
咎也昔伯翳綜聲于鳥語葛盧辨音于鳴牛董父受氏于豢龍奚
仲供德于衡輈倕氏興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驊騮非子享土于
善圉狼瞫取右于禽囚弓父必精于筋角佽非明勇于赴流壽王
創基于格五東方要幸于談優上官効力于執蓋弘羊據相于運
籌僕不能參跡于若人故抱璞而優遊于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
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
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
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本集後漢蔡邕傳 藝文類聚二十五

全後漢文卷七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六

陳留太守行縣頌并序

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文選陸機吳趨行注又孔稚珪北山移文注

行小黃縣

大顯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膈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藝文類聚五十

行考城縣

曖曖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愼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舉人赦宥罔用情藝文類聚五十

潁川太守王立議葬流民頌

哀此骼骴、惋彼孤魂、遺水為泥、逢風成塵、殮以時服、葬于洛濱、北堂書鈔三十九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初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弈弈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猶、莫參其二、後漢胡廣傳熹平六年靈帝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注引謝承書本集外傳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末一語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引末二語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貨殖財

用于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劬勞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厥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勸恤民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中于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趨遂令五瑣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于豪富借力于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功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會之于新渠流水門通窬灑之于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且康相與謳談墭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

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饑饉困瘁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壞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烝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本集載文類卷九書鈔三十九

祖德頌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列祖暨于予考世濟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本集藝文類聚二十

五靈頌

麟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脩、麒麟來乳、春秋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初學記二十九

白虎

天梁乘精、白虎用生、恩敎信立、繞于垣坰、藝文類聚九十九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

嗚九皋音堯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昭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藝文類聚三十九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賴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其千堯庭今則由古于穆誕成藝文類聚四十六、案太尉陳耽陳球俱與邕竝時此疑是陳球

赤泉侯五世像贊御覽七百五十引孫暢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形像于省中又詔邕爲贊仍令自書之邕文書畫于時獨擅 案歷代名畫記邕趙岐劉褒蔡邕張衡竝列今人不復知有蔡畫矣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

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㠯降彌㠯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㠯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案文選應璩與曹長思書注引蔡邕正論云皮枯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當是此下脫文正論即正交論選注落一交字）是㠯君子慎人所㠯交己審己所㠯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㠯來則知其所㠯去見其所㠯始則覩其所㠯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夫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㠯交

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于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從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後漢朱穆傳論注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

所已勸進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漢獲齊侯寶樽于槐里此句從御覽七百六十一補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式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父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于輔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已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閒此句從文選頭陀寺碑注引補近世已來咸銘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二語從文選新刻漏銘注引補御覽五百九十續漢律厤志中注補引蔡邕命論一段命當作令乃月令論也見卷十二

陳仲舉李元禮論

仲舉强于犯上元禮長于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御覽四百四十七姚信士緯引陳留蔡伯喈云

敘樂

世祖追修前業采讖緯之文曰大予樂府曰黃門鼓吹（北堂書鈔九十六藏篇引蔡邕敘樂　案此即成遂上章之樂意惟多者二語耳本傳稱邕所著百四篇有敘樂一篇即此篇也）

車駕上原陵記

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殆爲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奪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階爲神坐（通典作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

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續漢禮儀志上注引謝承書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三通典五

二十

連珠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書鈔九十九引蔡邕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袄也猶忌慎動作封鎖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横起則人主恆恐懼而

修政御覽四百五十九引蔡邕廣連珠

參絲之絞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御覽八百十四引蔡邕廣連珠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喬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

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㠯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由鑒于法罔敢不法盡于誠罔敢不誠用總是尋后保乂帝家勛在方策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于司徒（本集藝文類聚四十七）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春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㠯司空喬玄爲司徒公拜稽首㠯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㠯役帝事趣其所㠯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㠯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愆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敘是惟臣之職祇㠯疾告表越十日庚午記此（本集藝文類聚四十七書鈔五十二御覽二百八）

抄字衍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大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忠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 本集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移高句麗嗣子伯固逆謀竝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梁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晉力方剛明集御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于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

同當作當

人逸馬同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踴躍旌旗曜日金鼓霆奮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受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㢮事三年馬不帶鉠弓不受彄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蒞止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介士斯休（本集藝文類聚六十八北堂書鈔一百十五引此篇爲鼎銘）

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賓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績籌綜六蓺契闊馳思所以啟前惑

而覺後疑者，豈爽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謨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有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鉅公竝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于是冀州內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為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據洪化，奮曜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父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

綏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卑後裔永用享祀㠯知其先之德本集

酒樽銘

酒㠯成禮弗繼㠯淫德將㠯荒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勖厥心藝文類聚七十三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亦藝文類聚御覽作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

槃銘

華槃就用㠯享嘉賓內丹其實外若玄真御覽七百五十八

銅龠銘

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隋書律曆志上審度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龠

女訓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捨琴興而對曰某曲。而字從書鈔一百九補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必有贊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厭，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他，則曲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獨鼓；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御覽五百七十七

女誡

禮，女始行，服纁。纁，絳也；絳，正色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緗緣不以為上服。縉貴厚而色尚深，為其堅韌也。御覽八百十四

而今之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采必輕淺，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從慶移坐，不因故服。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九引蔡邕女誡，陳禹謨本作衣裳，張溥等皆為所誤

夫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知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文選張華女史箴注御覽三百六十五四百五十九七百十四七百十八七百二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七

九疑山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建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藝文類聚七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于凡禾，因爲尊諱。王

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媮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蕢

學作慝，篡擬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㠯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本集藝文類聚十二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脤，土膏恆動，于是祈農，又班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為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孝平之世，虞延為太尉司徒，封公，至延熹中，延弟曾孫放，字子仰，案延傳作子伸為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㠯績，詔封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毘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

况當作貺

吕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德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吕示後昆

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庸神人叶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思不忘（本集史記陳丞相世家索隱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二）

伯夷叔齊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荅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吕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况我聖主吕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續漢五行志一注補）

惟君之質體清良兮借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誠國匡兮譏武伐紂欲喻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

臧□□□□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蜀文獻[illegible]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博問
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
墓紹胤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之元年冬
十有二月當臘之夜墓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聞而怪
之明則祭其墓而察焉時天洪雪下無人徑見一大鳥跡在祭祀
之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策立冢前呼
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墓前樹也須臾忽然
不見時令太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
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琴以歌太
一或覃思以歷丹丘其疾病尫瘵者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
輒顚踣故知至德之宅兆實眞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

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祇懼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關民慕尹喜之風乃與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

伊王君德通靈舍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藏華笠奮金鈴揮羽旗曳霓旌權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閔發丹情存墓冢紓哀聲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衎齋修祠宇反几筵饋饎進甘香陳時傾顧聲明煙匪沛祉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光景福燿無垠（本集水經汳水注御覽三十三引蔡邕王喬錄）

京兆尹樊陵頌碑

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衛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

不堪其事。續漢郡國志一注補引蔡邕樊陵頌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國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輜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永息，進路孔夷，民文選魏都賦注作人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㠯罔極。藝文類聚六

琅邪王傅蔡朗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蒼頡之精肖，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强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奕葉載德，常歷宮尹，㠯逮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祕，知機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㠯舊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閒，是㠯德行儒林，智周

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余關元和〔案下云永興此當是建和或元嘉之誤〕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祕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縱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于九臯揚明德于側陋拔茅呂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于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吕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吕繼絕襲位正于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愆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閒中尉瑯邪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吕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于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愍懷傷悼含涕流慨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銘曰

天縱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敎思蘊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鴻鳴聞天若時徵厲登祚王臣綜彼

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灌，身沒稱顯，永述令勳，表行揚名，垂示後昆。集本

玄文先生李休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枝胄散逸，其遷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群緯，鉤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晦靡不昭爛。循發憤于目所不覩，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童冠仰焉，侑侑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因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

爲義疾。臨寵審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晧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徒。臭味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論郡遺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于是故好友朋。僉以爲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韞櫝美玉。衷莫賈之。求而無纖。僂爾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

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啟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案典考論。號曰玄文。身沒名彰。配黔作鄰。遐譽罔極。丕昭億年。嗚呼哀哉。本集載文類聚三十七

汝南周勰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膺坤乾之淸靈。

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淸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沈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繫于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府，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彊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

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規于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邈歎悼、痛心矣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徵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蹤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于以逍遙、蔑爾煩蒙、是訓是敎、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淸風丕揚、德音孔昭、集本

朱穆墳前方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

域之所其孤野受願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于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于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于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讐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胥女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曰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蔡

太尉楊秉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也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

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
祖楊熹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謇
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
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
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
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熾
乃遷太僕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閒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奸黨
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涉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
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卹權過于寵私富
倖國太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啟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
守五十餘人饕戾是絀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
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自奉嚴
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

廚無宿肉，器不鏤雕，服喪娟飾，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有亞三成，而公克焉，故能匡朔盡直，獻可去非，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旅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

於戲公，唯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絪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本集藝文類聚四十六

陳留太守胡碩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為氏。瑧平口漢，奕世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寧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顏萊，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己忠儉，事施順恕，

公體所安爲衆共之驕吝不萌于內喜慍不形于外可謂無兢伊人溫恭淑愼者也初昌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尙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齎印綬卽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繫除辭謝恩其月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食後還與丞相荅意氣精了是日疾遂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匹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沒有餘哀于是遐邇縉紳愛暨門人相與歎述君德追痛不永但切情憭無不永懷行由己作名自人成先民旣邈頼茲頌聲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問有彰、祗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惟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祗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彊、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機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壹疴、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熊其祉、王人既詔、欵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可贖也、敎不百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本集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爲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北辟輒辭疾、後以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出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匹、賻穀三千斛、儒類赴送、遠近鱗集、于是陳留主簿高吉、蔡軫等、咸以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切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跳靈柩、將迄、申敕

修儀、燓燓在疚、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覩者歎息、蓋
三綱之序、與並育、吕舊奉新、嗟我行人、敢不自勖、遂樹碑作銘曰
表令德、
於赫下國、瞻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勛、有勞有頼、昊
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
我君、習習冠蓋、修誠吕迈、曾不東過、靈魂徘徊、遯所瞻遑、惟其傷
矣、胷肝摧碎、勒銘告哀、傳于萬代、本集文選魏都賦注引蔡邕胡廣碑云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是
六朝唐初本有此篇後題作胡億蓋誤胡廣子五長整次失名諧天次億郡舉孝廉不就次寧爲議郎少子碩陳留太守詳見母夫
人章氏盤表都尉夫人黃氏神誥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五終